

# 異獸志

顏歌◎著

南方有城，城中有兽，

兽有喜怒哀乐，人有聚散离合，

著《异兽志》以记之。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# 異獸志

顏歌◎著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异兽志 / 颜歌著. -- 天津 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 
2012.5

ISBN 978-7-201-07382-8

I. ①异… II. ①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2）第025006号

---

## 异兽志

出版策划：精典博维      作    者：颜   歌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：刘晓津

（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：300051）

网址：<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：[tjrmcbs@126.com](mailto:tjrmcbs@126.com)

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

710×1000毫米 16开本 13.25印张

字数：110千字

定价：26.80元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卷一 悲伤兽 / 001

卷二 喜乐兽 / 017

卷三 舍身兽 / 032

卷四 穷途兽 / 051

卷五 荣华兽 / 067

卷六 千里兽 / 083

卷七 痴心兽 / 099

卷八 英年兽 / 122

卷九 来归兽 / 143

后记 / 167

附录 / 173

## 卷一 悲伤兽



悲伤兽居住在永安城东北。锦绣河穿越城市中心，往东流，在洛定州分为芙蓉河与孔雀河——悲伤兽居住在孔雀河南岸的那片小区。

小区很老了，墙壁爬满了壁虎，唤做乐业小区。原来是平乐纺织厂的职工宿舍，悲伤兽大半都是这个纺织厂的工人，很多年前，从南边来到永安城，住了下来。

悲伤兽性温和，喜阴冷，爱吃花菜和绿豆、香草冰淇淋和橙子布丁，惧火车、苦瓜及卫星电视。

雄悲伤兽长得高大，嘴巴大，手掌小，左小腿内侧有鳞片，右耳内侧有鳍。肚脐周围的皮肤为青色，除此以外，和常人无异。

雌悲伤兽面容美丽，眼睛细长，耳朵较常人大，身形纤弱，肤偏红，月满时三天不通人语，只做雀鸟之鸣，此外，与常人无异。

悲伤兽不笑，但笑即不止，长笑至死方休，故名悲伤。

悲伤兽的祖先，追溯上去，可能是上古时候的某个诗人，但年代久远，不可考证。

雄悲伤兽善手工，因此做纺织。雌兽貌美，因此多为纺织店售货员。永安城的人穿越整个城市到这片破落的小区来买织品，无非为了见雌兽一眼。

传说悲伤兽之笑极美，见到的人都永生难忘。但无论说多少笑话，他们都不会笑。

越是如此，雌兽之美越显珍贵，惹人怜惜，因此永安城的大款们都以娶得雌兽为荣——雌兽可与人类通婚，产下小孩与常人无异，但雄兽不可，因此乐业小区中王老五成群，姑娘们都去了城南富人区。因此，整个小区越见萧条了。

动物学家在报纸上大声呼吁：如此下去，这种珍稀兽类必然灭绝。于是政府宣布悲伤兽只能内部通婚，要和人类结婚需申请名额，投标决定，每年五个——这样一来，娶到一只雌兽更成为身份的象征，上流社会为之疯狂，政府则大赚了一笔。

画家小左是我朋友的朋友，她和悲伤兽的故事在圈内流传很广，但真实的情况却很少人知道。有一天在一个派对上她走过来找我，她说我知道你，你专门讲述兽的故事，我想给你讲悲伤兽的故事，你要听吗。

我说好的，但我要付出代价。

小左说我什么也不想要。

但我说，这是规矩，我必须得给你点什么——我对她笑，她却面无表情。

她说，我要一客香草冰淇淋可好。

我买给她一客香草冰淇淋，她吃得津津有味，几乎忘记说话。

我抽完两支烟的时候，她终于开口了。

她说，我的悲伤兽上个星期死了。

小左遇见那只雄兽的时候是在平乐纺织厂的萧条时期——售货员们都去嫁了大款，东西卖不出去，工人大批下岗。她是在海豚酒吧遇见他的。他走过来问小左说，我刚刚失业了，你能不能请我喝酒。

她抬头看他，他长得很高，神情严肃，脸上皮肤光滑，一条皱纹都没有。小左说，好。他们一起喝酒，小左看见他的耳朵后有一片漂亮的鳍，她说你是兽。他说，对，我没了工作。

那天晚上之后，他跟她回家，她驯养了他。

雄兽的名字叫乐云，晚上睡觉安静，不爱讲话，喜欢洗澡，每天吃三个香草冰淇淋就可，但若谁看电视，他就会大声鸣叫，双眼发红，兽性毕露。

小左从此不看电视，回家的时候，他们坐在沙发两头，一人看一本书。开心的时候，他常常低声鸣叫，好像猫的声音，但不笑。

晚上睡在一起，乐云裸睡，身材和人类男子无异，肚脐周围皮肤青得像海那样，甚至有些透明，小左常常看着那块皮肤发呆，真美，她说。

她抚摩他，他像猫一样发出满足的嘀咕，但无法和她做爱。因为你是人类。雄兽说。

他们相拥睡去，就像两只兽。

那段日子很美好，雄兽比人类的女孩更为温柔而手巧，给小左做饭，洗衣服，饭多是素食，衣服多发出异香。小左吃饭，他就在对面看，神情温柔，她几乎认为他是她的丈夫。

那时候是去年五月，小左以雄兽为模特，画了很多画，在常青画廊开了个展，大获成功。大家都知道她有一只悲伤兽，双腿壮硕修长，小腹平坦发青，眼神明朗而无物，或坐或站。全城的姑娘都爱上了他。

我去看过那个画展，第一次听到了小左和悲伤兽的传闻。圈内的八卦王小虫说，小左这娘们，肯定把人家睡了。我说，雄兽是不可和人类交配的。小虫阴笑说你也信？

但我相信这是一只纯粹的兽。有一张画，他坐在窗台上，一丝

不挂，人们清楚地看见他小腿上的鳞片，脸上的神情略微羞涩，因而迷人。人人都想，若是他笑起来，不知道多么好看。

但他不笑。

他一笑，就死了。

他已经死了，小左说。她坐在我对面，大口吃冰淇淋。脸色很坏，不笑。

小左说到一个月圆的晚上，他们听到凤凰般的长鸣，乐云睁开眼睛，神色慌张，冲去开门——门口是一个女孩，楼道灯光昏黄，但可看出她极美，她不会说话，鸣了一声，紧紧抱住了他。

小左让她进屋，拿香草冰淇淋给她吃，她的皮肤通红，好像要渗出血。乐云说，她病了。

这只雌兽已经嫁给城南一个富商，乐云说是他的妹妹，唤做乐雨。乐雨依赖乐云，睡觉也不能离开他。他们给她喝了板蓝根，她依然鸣叫不已，乐云束手无策。他打电话给那个男人，电话那边烦躁地说：她叫个不停，根本不知道要干什么，我又不是兽！

乐云挂掉电话，把妹妹抱在怀中，不停亲吻她的脸颊。两只兽发出相似的悲鸣。小左坐在沙发对面，打电话给她前任男朋友傅医生。

傅医生匆匆赶到了，小左说他比以前更加英俊。他手脚利落地给乐雨量体温测血压，然后打了一针。傅医生说，她怀孕了。

小左打电话给乐雨的丈夫，电话那边喜得说不出话，那男人几乎哭了，感谢老天，我王家有后了！——小左烦躁地挂掉了电话，接着一辆大奔就到了。他们送走了乐雨，她还是鸣叫不停，但身上没有那么红了。

乐云出了一身大汗，要去洗澡，傅医生在客厅徘徊，他突然抱住女画家说，我想念你。



他们抱在一起，怀念过去的岁月，彼此抚摩、亲吻，急促呼吸。他们缠绵，卫生间水声哗哗，像海浪温柔席卷。

第二天早上，乐云死了。

小左说，他没有笑过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。

我说，我也不知道。

女画家神色忧伤，出落得更加美丽。她说，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会死，我几乎爱上了他。

那天的派对匆匆结束了。我走路回家，在会所门口见到小左和一个陌生男人在一辆高级跑车上呼啸而过，发出了一声清锐的鸣叫。

我身边的一个男人啧啧而赞，他说，这娘们，自从养了一只悲伤兽以后，脱胎换骨，画越来越好看，人也越来越漂亮，什么时候我也找一只来养养。

他问我，你不是对这些很熟吗，去帮我找一只。

我说，人要驯养一只兽，是需要缘分的。

那人不以为然，他说永安城中到底有多少异兽，到最后说不准谁养谁呢。

我笑。我说，你害怕就离开。

他说，来到这里的人都无法离开，这个城市太鬼魅太迷人太妖娆，是艺术家和流亡者的天堂。

我就想到画家小左，很多年前我听过她的传说，她刚刚来这个城市的时候，是从北方，沙砾一般粗糙，见人说话带着乡音，常常被暗中嘲笑，多年过去，她终于成为一个巧笑纤指的都市女子，唇色如血，好像从出生就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。

悲伤兽们在很多年前来到这座城市，再也没离开过，无论动物学家如何危言耸听，无论洪水、旱灾、经济萧条、战争、股市狂跌，

或者传染病爆发，他们都不为所动地生活在永安，且数量稳定，如同一个永恒的谜题。

在五六十年前永安有很多兽，人只是兽的一种，但终于爆发了战争以及动乱，人挑动了兽的战争，整整十年，那段历史早已经消失，虽然时间太短，但所有的人都只知道或者装做只知道皮毛了。大量的兽消失、灭绝，但悲伤兽们生活了下来，并且成为了永安城中数量最大的兽族。

可是没有人真的进入过他们，雌兽可以出嫁，但雄兽绝不和人类通婚。

因此，当我在网络上搜索悲伤兽的消息，试图找到乐云死亡的原因时，除了上面那无关痛痒的一段外，毫无头绪。

难道他因误食过量苦瓜而死，我笑。

我打电话给我大学时的导师，永安市著名的动物学专家，我说你对悲伤兽有研究吗，除了笑，他们还有什么原因会突然死亡。

我的老师沉默，他说明天出来喝茶，我们详谈。

在早报娱乐版我看见画家小左的消息，她同永安市一位著名建筑商的儿子频繁约会。照片中，他们在一家露天酒吧喝酒，那个年轻男人风度翩翩，笑得春风得意。照片中可看见小左的左脸，耳朵上戴着夸张样式的大耳环，面容出奇秀丽，神情平静而忧伤，不笑。

我喝一口茶，再喝一口，想，她是否真的爱上那只死去的兽。

电话是这个时候响起来的，那边的人是我的老师。他说，你看报纸了吗，那个女画家的照片。

我说我看见了，想找你问的，就是她养过的悲伤兽死亡的事。

电话那边又是漫长的沉默，他说，听我的，你最好不要再去管这件事。

为什么。我问他，你知道那只兽是怎么死的吗。

他或许没有死，他说，顿了顿，又说，他的灵魂永生。

我笑，我说，你是说灵魂的城市吗。

传说在永安地下，有一个灵魂的城市，人和兽、车和路、乐队和追随者在那里生生不息。小时候母亲会给每一个孩子讲这个恐怖的传说，母亲说千万不要在马桶上看书，因为你坐在马桶上走神的时候，灵魂就会从地下上升，穿越马桶，从你身下进入你的身体，占据你。因此，每一个孩子都对马桶有一份敬畏，等到他们长大的时候才发现，他们上当了。

电话那边发出嗡嗡的声音，信号破得漏风，他说，总之……我是说……

电话断了。

还是一个孩子时我蹲在马桶边良久凝望，希望有一个灵魂浮上来同我说话，管它是人是兽。我看见它，我就说，你好。我这样有礼貌的孩子，一定会讨人喜欢。

我去城南富人区寻找雌兽乐雨，她肚子已经微微隆起，坐在大厅中礼貌地接待了我。她说，我看过你的小说，很好看。

她喝一杯冰巧克力，皮肤发出珍珠般的粉红色光芒，声音温暖动听，坐在大厅背光的角落，眼睛漆黑发光。

我略带不安地开口说，我是想来问问你哥哥的事情。

乐雨神情茫然，她说，哥哥？我哪里有什么哥哥。

我一愣，然后敏捷的保安就从外厅走了进来，他说，夫人不舒服，小姐你改天再来吧。

保安长得极高，且面无表情，活脱脱一只悲伤兽。但他是人，他的掌心厚重有力，一把握住我的手臂，说，小姐，请。

乐雨坐在沙发上无辜地看着我，她说，怎么了。她的耳朵比常

人略大，就像庙中的神佛，端坐云间，不知人间疾苦，问臣子：既然他们饿了，为何不食肉饼。

当天晚上，在海豚酒吧，我遇见小虫，他带了新的女伴，一脸小心翼翼，喝一杯橙汁，安静地坐在我们身边。

我抢他的烟抽，给他讲上午的事情，我说，真是气人，欺负人。

我把烟喷得他满脸都是，他皱着眉毛挥手。他说，你是不是才出来混，这点事情都不知道。怪不得别人啊。

永安市政府修在自强路上，一堆不起眼的灰矮房子，门前卫兵站得笔直，一眼望不到头。每天不知道有多少文件被印刷出来，然后被传阅背诵或者偷窥。

而其中，关于悲伤兽和人类通婚的文件是这样规定的：婚前雌兽应做催眠或手术切除来自兽的回忆，每个月注射激素压制兽性。因此，嫁做人妇的雌兽都将失去记忆，忘记自己是谁，忘记自己是兽，坐在华美的厅堂中，等待丈夫归来，为他们宽衣，与他们同睡，繁衍人类。但每月十四、十五、十六的月圆之夜，她们恢复兽性，失去语言能力，之后失去了期间的记忆。

最新的激素即将被发明，到时即使是在月亮最圆，所有的兽都蠢蠢欲动的夜里，她们也不会记得自己来自何方，而永远成为一个人类生活下去。但不可微笑，更不能大笑，一笑，悲伤兽就无法停止，然后就会死去。

我打电话问我的老师，我说真的有这样的事。他倒愤怒了，他说那么你滚蛋前三个月那篇关于这个课题的作业是谁帮你写的。你这个败类居然是我的门生。居然跑去做了小说家！

我连忙挂掉电话，拿起话筒想打电话给小左，但又无法动弹。

永安市的夜永远有来历不明的鸣叫，我出生在此，早已习惯。我的母亲告诉我，你怎知道兽不是人，而人不是另一种兽。

但事实并非如此，兽永远被人所惧怕。

我放下电话，听见有人低声哭泣，有人用力拥抱我的身体，然后，哭泣。有人说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

我独居桃花公寓十七楼，遥远可见锦绣河，满室空旷，只听见有人在哭。我说，不要哭了。

但，依然如故。

女画家小左变得有些神经质，打电话来就讲她和那只雄兽的故事。我明白她无人可倾诉，问她说，你要讲故事给我，那么你想要什么报答。

她什么都不想要，她什么都有，又什么也再不会得到。

我间或在报纸上看见她的消息，美丽的女画家总是有人来爱。那个富有年轻的人类男子，他神采飞扬。她在电话中，哭，她说，我最近很头疼，常常恍惚，不知道自己是谁。

因她找不到悲伤兽，那只她的兽。他被她所驯养，和她在一起，不说话，常常沉默，喜欢阴暗潮湿的处所，吃冰淇淋，神情温和，眼神清澈，他不喜欢穿衣服，裸着身体在房间中行走，她画下他的每一个动作，他小腹上那片迷人的青色，并且，似乎，越发扩大。

他的体温冰冷，在夏夜那么让人难以放手。他有时候低鸣，有时候说话，但更多的时候他喜欢对她鸣叫，他是兽，他腿上的鳞片发出那么神秘诱人的光。

或许真是诗人的后代，天性忧郁。

我去过那个以前她办画展的画廊，但悲伤兽乐云的肖像已全数卖出。我问老板买家是谁。他吞吞吐吐不肯说，我于是抬出小虫的名号。

是何先生。老板说，何棋。

何棋！何棋！我迅速找到了那张脸，在报纸上我刚刚见过他，

小左的男友，永安著名建筑商之子。

何棋先生居然是我的读者。我坐在他宽大的会客厅中，喝一杯纯正蓝山，心绪有些飘忽。我开口问他，是你买了那只兽的全部画吗。

是。他说，笑吟吟的脸，毫不避讳。

为什么。我说。

我爱上了他。他依然笑着说。

她？我问。

是的，他。他说。

我疑惑，我说，是那只兽，还是女画家。

他笑，不回答。

他死了你知道吗？

谁？

那只兽。

他死了吗？他没死，他没死，他的灵魂永生。

我是说……

这件事情有那么重要吗？我期待你的下一本小说。

平乐纺织厂在孔雀河下游，出产精美的被套、床单、毛巾，远销外地。因为雄兽的手艺精湛，雄霸一方，几乎垄断了永安市的市場。但他们日子过得辛苦，因政府对他們抽高稅。小虫又神秘地对我说起政府内幕，他说，这是吃定了悲伤兽性情温和，不然早就造反了！

乐业小区门口是永安市最大的冰淇淋批发市场，一群年幼的小雄兽在痴痴看着商店发呆。我问其中一个孩子，你想吃冰淇淋。他连连点头。

我买给他冰淇淋，他开心地吃了，坐在我对面，说，阿姨，你真好。

我说你可否叫我姐姐。

他温顺地改口说，姐姐。

我问他几岁。他说五岁。

我们坐在乐业小区外面的街心花园，远远看去，小区中爬山虎重重叠叠，看不清楼房本身，于是像无数巨大的树木，上面栖息着远来的凤鸟。

他问我，你在看什么。

我笑，说，真漂亮。

小兽惊异，他说你的脸上是什么。

笑。我说。

笑？

是的。

为什么我不会。

因你不能笑，我回答他，你若笑了，会死。

我明白了，他说，真有意思。他神色轻松，我则有些忐忑。你们把那个叫做笑，我们叫做痛，我爸爸说，痛到最后就会死。

你还要吃冰淇淋吗？为了转换话题，我问他。

要。

我又买给他冰淇淋，他开心地吃，直到远方有一声长鸣像天籁响起。

他说他要回家了，和我告别，说姐姐再见，你真好，等我长大，我娶你当我新娘。

我再笑了，我说你还小，你是不可以和我结婚的，我是人类。

他说可以的，我爸爸说可以，但若那样，你就会笑。

笑？

他转头，阴影中的神情像神明，他说，是的，或者你们是说，死。

我再次在海豚酒吧遇见圈中风云人物小虫，又换了新女伴。我说你知道何棋买了小左所有关于悲伤兽的画吗？

小虫瞟了我一眼，说，当然知道。他说你如此大惊小怪，难怪从来成不了大器。

他说，还是我介绍他们认识的，何棋看了那些画就来找我，缠着我要认识小左，我就给了他她电话。

后来呢？我问。

后来，后来就是老套，何棋打电话给我说，终于见到本人了，他说他迷上了那只兽。

是那只兽。

是啊——因为我爱他。何棋说。

那天晚上小左打电话给我，她同何棋打得火热，根本忘记了她爱的兽，我有些生气，我说，我以为你很爱他。

小左沉默，她问我说，人和兽可以爱吗？不是嫁给富商，去做手术，注射激素，幻觉自己成了人，而是当还是兽，和人，可以爱吗？

我爱他。女画家总结。

悲伤兽是上古时候就有的兽，千年之远，来到南方的城市永安。永安城四四方方，西南尘土飞扬，东北温暖潮湿，于是他们住在东北角，离群索居，把貌美的雌兽嫁给富人，换取高额的投标金额，和政府四六分成。我们的城市修起了高楼，连上了长桥，他们依然居住在破落的小区中，与世无争，纯良温顺。

大学时，导师说，所有的兽都有兽性，请千万小心。

我打电话给他，告诉他我最近的进展。他语重心长地说，你不要再管了，管下去对你没好处。

我说，不，我要知道他是怎么死的。



导师叹气，他说，你还是这么固执，有的事情你应该忘记。

但我忘记不了，导师带我看他珍藏的兽的标本，一条条泡在缸中，有着人的面孔，我记得那只雄的悲伤兽，他青色的小腹被划开，上下有两排细密的牙齿，其中是一片虚空。导师说，那是他真正的嘴。是他兽的嘴。

我呕吐不止。冲出实验室，再也没有回去。

所有的兽都有兽性，月圆的夜人类的孩子最好乖乖在家中。我的母亲说，兽都是要吃人的，就像人也会吃兽。

自相残杀才能生存下去，这是轮回，是真理。

但科学家说，我们发明发现了最新的激素，可以彻底压抑雌悲伤兽的兽性，即使在月圆的晚上，她们也不会发出雀的鸣叫了。

临床实验，效果确凿。于是大规模投产，价格不菲，因富家太太都有一个家产万贯的良人。小虫怒气冲天，说，这是破坏生态平衡！——他的新女友崇拜地看着他。

我用力抽烟，并且可以想象，很多年以后，永安再也没有兽了，所有的兽都死在激素之下，他们被控制，充满了人性，在高楼中穿梭、电梯间跳跃、相亲、结婚、生育，只生一个好，生男生女不重要。

那时候，所有的小说家都被注射激素，成为计算机设计员，所有的动物学家被迫手术，成为公共汽车售票员，大家都放弃了对虚无的探究，没有神话，没有兽，没有历史，没有想入非非，政府像印钞机般哗啦作响，永安可成为一座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。

因此，历史学家会在很多年后感谢雌兽乐雨，她注射激素后全身过敏，皮肤发红，连连鸣叫，大半永安市民都从电视台看见了那惊恐的一幕，她的皮肤红得透明，一丝不挂，隐隐可见腹中蜷缩的人类胎儿，披头散发，在大街上飞快地奔跑，电视台开着车在后面猛追。

人们看见了一头受惊痛苦的悲伤兽，而且，就像那头小兽告诉